



悲掌惊魂

230466

(黑)新登字第7号

责任编辑:何 声

封面设计:邓 龙

悲 掌 惊 魂

诸葛悲吟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外公裕街10号)

哈尔滨市拱残包装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27 12/16 字数 500,000

1991年10月第1版 199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1,053

ISBN7-5317-0589-3/1·589 定价:上中下 12.60元

内容提要

“大漠神君”奇功绝伦，纵横漠外，意在中原。“铁血盟”豪气盖天下，欲称霸武林。人称“活佛”的慈善堡主，不畏强暴，巧弄心机，想把乾坤扭转。于是，三雄并立，争霸图强。中原武林登时大乱！痴呆少年齐二柱，天缘巧合误入石窟，发现了昔年中原高僧上鼎大师和天竺妙尼玉珍珠合练而成的“鸳鸯大悲掌”武功秘籍。于是，出道江湖，欲寻找一位妙龄少女结为鸳鸯，共练悲掌神功，平息武林祸乱。由此引出了一段凄怨哀惋的奇特情缘！

目 录

第一章	绝世奇珠	1
第二章	路见不平	17
第三章	骇人惊变	40
第四章	魔笛公主	61
第五章	三丽山庄	88
第六章	二士争美	114
第七章	鳄鱼惊艳	142
第八章	石窟天缘	163
第九章	幽谷拜师	180
第十章	逼任庄主	195
第十一章	初显身手	216
第十二章	心猿意马	243
第十三章	强敌高手	258
第十四章	节外生枝	278
第十五章	淫窟历险	297
第十六章	鬼面神功	318
第十七章	卸功软骨	333
第十八章	情天恨海	347
第十九章	百口难辩	364

第二十章	隔墙有耳	378
第二十一章	情之所钟	398
第二十二章	受辱之际	419
第二十三章	晴空霹雳	438
第二十四章	引蛇出洞	457
第二十五章	情为何物	478
第二十六章	神仙无救	499
第二十七章	寸断柔肠	528
第二十八章	金铁双狐	559
第二十九章	行令金牌	581
第三十章	三绝居士	603
第三十一章	血溅湖畔	634
第三十二章	鬼谷飞血	661
第三十三章	生离死别	682
第三十四章	大漠神君	704
第三十五章	往事如烟	729
第三十六章	魂断西莽	754
第三十七章	巧借人头	778
第三十八章	蒙面怪客	809
第三十九章	魔高一丈	838
第四十章	遗恨长天	856

第一章 绝世奇珠

铁蹄声声，尘沙滚滚。

在西域通往中原的官道上，一匹白色龙骏正在狂奔。

马上的天竺僧人，僧袍已被刀剑割破了几道口子，血红的刀痕清晰触目。血不住地滴落在马下，怀中抱着一个昏迷不醒的十五岁的少年，马后扬起一路滚滚的尘沙。

透过那马后的尘沙，隐约可以听见不远处的马蹄声，犹如急风骤雨，又似奔雷从天际滚来。渐渐的，从后面追上来五匹旋风黑骑。马上之人全是黑色劲装，手执勾魂刀，凶神恶煞一般，正拼命催马疾赶。

显然，后来的这五个人是追赶前面那个天竺僧人的。

六匹奔马，开始了惊心动魄的角逐。

路人惶恐不安，纷纷回避。

距离越来越迫近。前面的白马一骑两乘，显得力乏神厌，而驾驭者周身伤痕，也是精疲力竭。而后面的人正快马加鞭，一劲急追。

正在驰奔，突见一片湖泊拦住去路。这湖好大，烈日之下，波光粼粼，湖两岸草绿树茂。

前面的白马奔到湖前，马上天竺僧人怪哼一声，抱着那昏迷少年，自马上一跃而下，焦灼地向后一望，见里许之遥，尘沙滚滚，追骑转眼将至。再看面前绿汪汪的湖水，倒映树影蓝天，深不可测。举目对岸，隐隐约约有几个孩童在湖畔嬉闹戏水，湖畔柳下，泊着两支独木小舟，天竺僧喜出望外，轻提丹田气，朝对岸喊道：

“喂！小孩，快驾舟过来，我们要过去，救救我们！”

天竺僧的汉话说得似是而非，加之心急嘴快，使人很难听清，尽管声音响亮，传出很远，而对岸的孩童却不肯划船过来。

马蹄声渐近，可隐约看见飞驰而来的马影。天竺僧急得“哇哇”直叫，象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他回头瞥了一眼渐近的追骑，一咬牙，纵身跃进湖中，一手托着那昏迷的少年，一手划水，艰难地向对岸游去。岸上的那匹白马，见主人一跃入湖，也长嘶一声，随后跟下，一同向对岸浮游过来……

天竺僧前头入湖，还没游到湖心，后面的追骑已到岸边。

“快！快下马！”

最前面的黑衣人扯着公鸭嗓吼了一声。然后，猛勒坐骑，那黑骏跑得正野，被迫停住，人字而立，昂首长嘶，马上的人甩鞍下马，率先奔至湖畔。见天竺僧正缓缓游向对岸，黑衣人冷哼一声，从革囊中抽出一枚银镖，用手掂了掂，然

后向湖心的天竺僧用力掷出。

一道白光闪过，那枚银镖已刺进天竺僧的左肩，天竺僧哼了一声，身子向水中一沉，一抹鲜红的血水浮上湖面……

岸上顿时一阵欢呼。另外四个黑衣人跳下马，指手划脚地喊起来：

“大哥，真有你的！这下子那秃驴可完了！”

“可不吗！咱们都不识水性，若非大哥这一手，真还让他们溜了！……”

可是，很快他们停止了喊声，再看湖心的天竺僧，不由惊呆了。

只见那天竺僧一手依旧托着昏迷的少年，而另一支手竟然拽住了那匹白马的马尾，两个人浮在水面上，任凭那白马拖着向对岸游去。

“怎么办？”岸上的一个黑衣人焦急地问那掷银镖的老大，“大哥，就这样让他逃了？”

“哼！”那掷镖的老大嘴角掠过一丝奸笑，“没那么便宜，咱们‘勾魂五鬼’出道以来，欲得者无所不得，这到嘴的肥肉若吐出去，以后还有何颜走江湖！”

“大哥说得是！”老大身旁一个斗鸡眼汉子附声道：

“欲得这天竺国的镇国之宝雪寒珠者，也非止咱们哥几个，若是让他们到了中原，那麻烦可就大了，必须赶在他们到羚羊镇之前得手！可是，我们都不善泅水，如何过得这团龙湖去？”

“喊话，让对岸划船来接咱们过去，否则，杀尽那些白龙

寨的娘儿们！”那掷镖的老大恶狠狠地道。

斗鸡眼汉子听了，把双手放在嘴上喊起来：

“哎——对岸听着，快划船来拉我们过去，不然没你们的好处！……”

喊声传到对岸，使岸上的几个孩童吓了一跳。

岸上的孩童都在十二、三岁的光景。年龄稍大些的是两个小姑娘，一个穿藕荷色裙子，一个穿碧绿色裙子。其余三个四个是小男孩。

几个孩童见湖中的白马拖着两个人越来越近，听对岸又有人连喊带叫，站在岸边有些惊疑不安，不知道是应该上前搭救，还是转身离去。

最后还是那穿藕荷色裙子的小姑娘，壮了壮胆道：

“咱们还是把他救上来吧！不然时间一长，他们会淹死的！”

她身旁穿碧绿色裙子的小姑娘道：

“谁知道他们是好人还是坏人呀！要是救了坏人，妈妈会责备我们的！”

“可是要真是好人我们不救，那……”一旁的一个小男孩，一边用手里的柳条抽打着湖水，一边认真地说：“你们看对岸那几个人又喊又叫，象是追这两个人的！”

“我看，咱们先把这两个人救上来，问一问就知道是好人坏人了。是好人就请进寨子去见妈妈她们，是坏人咱们再把他们推进湖里淹死。”穿藕荷色裙子的小姑娘说着，转头对身旁穿碧绿色裙子小姑娘道：“妹妹，你去解船，咱俩下去

救人。”又一指那拿柳条的小男孩，“天龙，你去回寨子里送个信，就说这出大事儿了！”

那叫做天龙的小男孩，答应一声，把手中柳条一扔，向寨子跑去。

这时，穿碧绿色裙子姑娘已解了独木舟，和那个穿藕荷色裙子的小姑娘一同上了船，向湖心划去。

很快到了那匹白马跟前，两个小姑娘见了那天竺僧刺进左肩的银镖，吓得粉面失色，急忙把独木舟靠近了。

藕荷裙小姑娘怯怯地道：“你们上来吧！我们是救你们的！”

水里的天竺僧见了，精神为之一振，朝两个小姑娘点了点头，松了拽着马尾的手，吃力地用手托着那昏迷的少年往船上送，两个小姑娘在船上使劲往上拉。

费了不少劲，总算把那少年拉上了独木船。

天竺僧长出一口气，又艰难地急游了几下，追上那匹马，一只手抓住马尾，一只手用力地向东岸指了指，示意两个小姑娘把船划回东岸去，不要理会西岸正在大呼小叫的五个黑衣人。

两个小姑娘会意，便调转了船头，向东岸划来。

划着船，两个小姑娘禁不住打量着舱内昏迷的少年。见这少年身穿一件锦袍，头发披散着，脸色苍白，双眼紧闭，若非胸脯一起一伏地呼吸，无异是一具死尸。

“姐姐，怎么这样冷？”碧绿裙小姑娘诧异地问。

“是啊！本来好热的天，咱们在水里还热呢，这会儿打哪

来的冷气！”

两个小姑娘觉得不知从那儿透出阵阵寒气，不断地向她们袭来。两个人由惊疑到恐惧，一下紧似一下划着船。虽然这样，仍然感不到丝毫的热，那本来热辣辣的阳光，这时再也觉不出热了！

等船一到岸边，两个小姑娘也顾不得船上昏迷的少年，急不可待地弃舟登岸。奇怪的是，一离开船，便觉得寒气大减，离船稍远，便寒气全逝，取而代之的依然是酷热难耐。

两个小姑娘相对而视，大惑不解。

这时，那匹白马已经游近岸边，湿漉漉地跳上岸来，打着鼻哧，悚悚地走到湖边的草地上吃草，水不住地从身上、马鞍上滴落下来，到了地上成了一个个小水汪。

那个天竺僧一上岸，便一头栽倒在岸边，昏死了过去。

几个孩子面对此景，惊得不知所措，只是呆呆地望着，不敢去呼唤，也不想离开，而对西岸那五个人近乎咒骂的喊叫，好似没有听见。

“姐，妈妈她们怎么还不来呀！”

穿碧绿裙小姑娘有些焦急地问。

“快了，天龙去了，妈妈她们就会来了！”穿藕荷裙小姑娘说着，转头对身旁不远一个小男孩道：“云龙，你再回寨子看看，天龙是不是回去了。”

谁知那叫做云龙的小男孩却站着不动。不情愿地小嘴一撇道：“我才不去呢！我为什么要听你的话？”

穿藕荷裙小姑娘脸一红道：“你应该听我的！”

那叫做云龙的小男孩一伸舌头，嘲弄道：“我才不认你是我姐呢！我和你不是一个姓，你妈管不着我妈，你也管不着我！”

“你坏！”穿藕荷裙小姑娘生气地道，“我妈说天龙和你都是我们兄弟，咱们都姓肖，虽然我们不是一个妈妈所生，可是我们都是一个爸爸呀！”

“不！”小云龙执拗地一摇头，“爸爸不好，妈妈说十年前我还没出生，他就扔下我们回中原了。我发誓不姓爸爸的姓，我要姓妈妈的姓，我姓沙，叫沙云龙！”

“住嘴，小畜生！”

小云龙的话音未落，身后传来一声斥喝。接着从身后的树林里急步走出三个女人来，约莫都有三十几岁，长得俏容丽姿，俊秀绝俗，身后跟着那个去报信的小男孩天龙。

这三个妇人来到湖边，刚才出言喝斥小云龙的那妇人，劈手打了小云龙一个嘴巴，骂道：“没情义的东西，看你再胡说八道，我撕烂你的嘴。你姓肖，不论你走到哪里都是肖家的后代！”

小云龙受了委屈，强忍着满眼泪水，倔强地喊道：“不！我就是不姓肖，我姓沙。我恨爸爸，他为什么丢下我们不管了！”

来的这三个妇人不是别人，一个是两小姑娘的妈妈，也就是白龙寨的第一美人尤丽，另外两个，一个是小云龙的妈妈沙兰，一个是小天龙的妈妈珠玛。

十年前，“天山七杰”去天竺途中，路过白龙寨，那时的

白龙寨还真是地道的女儿国，在这里男人是宝。

“天山七杰”中的老二妙手书生肖子建，俊雅不俗，大受女儿国姑娘们的青睐，结果尤丽捷足先登，与肖子建喜结伉俪。

后来，尤丽的好友沙兰和珠玛也自愿为小，三女共侍一夫，倒也和美融洽。

谁知好景不长，三年之后，肖子建心系中原武林之事，在东瀛的“复仇使者”再度跨海东来时，毅然舍妻抛子，策马只身奔回中原。从此一去不复返，漫漫十几年过去，子女已长大成人。

这时，尤丽拉着两个女儿的手，这是一对孪生姐妹，穿藕荷色裙子的为大叫肖金萍，穿碧绿色裙子的为次叫肖银萍，姊妹俩似一对并蒂芙蓉，天生丽质，俏丽绝尘。尤丽对两个女儿视如掌上明珠。

尤丽低声地问肖金萍道：“好孩子，告诉妈妈，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躺在这里的是什么人？”

肖金萍怯声道：“这两个人打对岸跳下湖往这边游，我和妹妹划船把他们救上来了！船上还有一个人，都昏死过去了，妈，你看，对岸还有一帮人，正在喊让咱们划船接他们过来呢？”

尤丽闻言，抬头朝对岸望了一眼，转身对沙兰道：“妹子，我看那些人必是追这两个人的，看这两个人也都受伤了。”

沙兰点了点头道：“尤丽姐，你说怎么办？弄不好会引火

烧身的！江湖上的仇仇杀杀咱们还是躲得远些好。”

一旁的珠玛道：“我看还是先弄清楚，别救了坏人，引狼入室。若是救了好人，冒些风险也是应该的！”

尤丽点了点头道：“是好人冒险也救，是歹人就由他们折腾去吧！”

说完，领着沙兰和珠玛三个人来到昏迷的天竺僧跟前。沙兰捧了一捧湖水，泼在天竺僧的脸上，又是推又是喊，总算使天竺僧苏醒过来。

一看这天竺僧五十多岁，长得虎背熊腰，四方大脸。

见天竺僧睁开眼睛，尤丽便问道：“高僧何方人氏？何以至此？对岸又是些什么人？”

天竺僧吃力地说道：“贫僧乃天竺国大雄宝寺僧人，法名觉龙，与师兄师弟三个奉我国桑达公主之命，护送小王子斯木良去中原寻父。不想一路屡遭劫杀，师兄师弟遇害，贫僧救护小王子至此，对岸之人乃是‘勾魂五鬼’，亦是劫杀我们的人之一。”

尤丽惊诧道：“中原寻父？那小王子之父确系何人？”

觉龙道：“恕贫僧失礼，桑达公主未将小王子之父姓名告之贫僧，只让贫僧一路护送小王子到中原，去昆仑山参加中原武林为期十年一次的南北英雄会。说小王子的父亲届时也必前去，小王子一去自然寻到。若错过此机会，那将无异于大海捞针！”

沙兰喊道：“你们距中原万里之遥，怎知中原武林集会之盛事？”

觉龙道：“自中原赴藏商队中得知，并求问取经僧人得到证实。时间是八月十五，离此尚有二个多月之期。”

尤丽闻言道：“那些人因何对你们沿途追杀？这其中不能没有因由，若你不说明实情，我们也不好出手相救。”

天竺僧调息着呼吸道：“实不相瞒，因为小王子身上带有世之罕见珍宝雪寒珠。此珠本是十几年前小王子之父交于桑达公主的定情之物，唯有以此珠为证，小王子他才能和父亲团聚。而此珠又是天下第一奇珠，其性最寒，带在身上百病不侵，除病延年。黑白两道中人久欲得之而不能，所以，携珠成患，引起许多争杀厮杀。”

听了天竺僧的话，站在尤丽身后的金萍和银萍小姐妹，相视而笑，明白了在船上因何无端生寒之故。

尤丽眉头微蹙道：“尊僧将此秘密告诉我们，就不怕我们图谋得珠么？”

天竺僧喘息道：“凡事皆有定数，命运不可强求，是福是祸贫僧认了。我想，落在你们手中，总会比落入‘勾魂五鬼’那帮人手里好些。……”

话没说完，头一歪又昏了过去。

“怎么办？尤丽姐？”见天竺僧人又昏过去，沙兰急切地问。

尤丽思忖道：“我看还是要救一救他们！沙兰妹，你快回寨子寻辆马车，找阿蛮赶来。”

“知道了，我就去！”沙兰答应一声，用手撩起裙摆，匆匆地走了。

尤丽又转身对珠玛道：“走，帮我把那小王子从船里拎出来！”

说完，领着珠玛还有金萍银萍两姐妹，走到独木船前，七手八脚地把小王子从船上抬了出来，放在觉龙身边。

刚刚放下小王子，几个人顿觉阵阵寒气从小王子身上发出，透骨入髓，使人寒意大增。尤丽挥了挥手，几个人退后几步，离得远些。望着昏迷的两个人，几个人一时竟不知所措。

这时，传来天龙的尖叫声：“妈，你们看，岸那边的人正在赶马下水呢！”

尤丽等人闻言，朝对岸一看，不由大吃一惊。见对岸的人已经停止了大呼大叫，而是将五匹马除了鞍子，正用马鞭抽赶着下水，而岸上的五个人却站着不动。

“他们因何要赶马下水呢？”尤丽惊疑地自语道。

就在她百思不解时，只听那天竺僧觉龙呻吟一声醒了过来，听了尤丽的话吃力地道：“他们虽然不善泅水，而轻功都十分了得，只要凭借一点东西，就能施展轻功绝技从湖面上飞踏过来。他们赶马下水，正是要踩着马背施展飞身提纵术的！”

“哎呀！”金萍惊讶地喊了一声，“他们要过来，那……那……”

尤丽也紧张得浑身直颤，一时不知所措，她望着天竺僧急切地道：“那，那可怎么办？我们都不会武功，而你又受伤……”

觉龙道：“莫慌，你快从小王子胸前把雪寒珠给我拿来。”

尤丽闻言，将信将疑，走到小王子身边，忍着寒气的侵扰，解开小王子胸前的锦袍，露出了小王子贴身的貂皮小褂，看见胸前挂着一个丝绒编织的珠囊，于是急急地解下来。

觉龙吃力地用手撑地坐起来道：“给我拔去背上的银镖，再把这珠子放在镖伤处。”

情急势危，尤丽也顾不了许多，只好按天竺僧觉龙说的办，闭着眼睛，一咬牙拔出了觉龙肩上的银镖，然后将雪寒珠放在镖伤上，不多时，滴滴黑血便从伤口流出。

觉龙盘腿打坐，双掌合十放在胸前，闭目调息，过了片刻，伤口黑血止住，觉龙长舒一口气，睁开双睛，顿然二目精光暴射，毒去伤愈，元力大增。他伸手撕下一条僧袍，将肩上的镖伤缠住，然后，腾身而起，对一旁被寒气逼得浑身颤抖的尤丽躬身一礼，感动道：“多谢施主搭救小僧，此恩此德，容当后报。”

尤丽见觉龙的伤势已愈，略略心宽，忙将手中雪寒珠又挂在小王子的脖颈上，复合好锦袍钮子，起身对觉龙道：“高僧言重了，救人危难理所应当。若不嫌我女流多事，我们尚有一事相求？”

觉龙正然注视湖面，警惕“勾魂五鬼”过湖袭来，听得尤丽的话，便转头焦灼道：“施主何必过谦，情势危急，有事快讲！”